

闭状态。“我基本上在正式毕业前都没法再回到学校了。”她说。

幸运的是，她躲过了上海高校持续两个多月的封控，同时也在线上成功求职。2月底时，她向某互联网大厂的上海岗位投递了简历，接着通过4轮线上面试，于4月中旬拿到了录用函，随后签好了三方协议。“其实从去年秋招开始，不少用人单位都已采用线上面试，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形式。”

然而她的不少同班同学没有如此幸运。专业特点决定了她的同学有很多选择了同时报考不同地区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岗位，但这些用人单位的笔试、面试并不在线上进行。被持续封控在校内后，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机会溜走。

小L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她的室友本来计划要在这个学期参加4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最后只在封控前赶上了一场，而这

“

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076万**，比上一年增加**167万**，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创历史新高。全国参加2022年考研的人数为**457万**，同样达历史最高值。

”

还没考上。最后，这位室友只能选择回到家乡省份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这与其最初的求职期望差别很大。

小L所在硕士班的班长报考了上海的公务员，面试日期本来安排在6月中旬，目前又延迟到了7月，倘若那时未能通过面试，基本上就很难再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找到工作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班长正在考虑6月先签下一个工作，“已经没法多挑选了，能签啥就签啥”。

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076万，比上一年增加167万，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创历史新高。

下图：考生在考点门前查看考场安排表。

全国参加2022年考研的人数为457万，同样达历史最高值。在这个春天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上海，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2.7万名，增量创下近5年来的新高。

即使不看这些宏观的数据，每个2022届的毕业生仍然能真切感受到就业的压力。5月底，小L参加上班会时被辅导员告知：全专业60多名应届毕业生，当时已经完成就业三方协议签署的人数不到20%。

就算是像小L这样看似已经“上岸”的毕业生，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焦虑：学校的各项工作正紧张恢复中，她暂时无法确切预计自己何时能从学校办完毕业手续、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也就无法确认什么时候可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式入职。“那么这就有在最后一刻被企业毁约的可能性。”

这并非“过度忧虑”。小L的同班同学小J目前也和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上海分部签订了三方协议，而她的录用函是去年11月就拿到了。但今年年初，她开始从各种渠道听到消息：因为疫情等原因的影响，互联网企业涌起裁员大潮，连不少应届毕业生也受牵连，有的还在面试阶段被告知职位已经取消，甚至有些已经签订三方协议的也直接被企业毁约。“企业如果毁约，要支付我们每人五六千元的违约金，但这样的

